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三十回 恩逢太子超生

卻說嘉靖看見嚴嵩這般狼狽，便開金口道：「卿家為甚這光景？」嵩泣奏道：「臣因獲咎，蒙陛下殊恩，格外姑寬，令臣到雲南司衙過堂。不料主事海瑞，意圖陷害，無端將臣毒打四十板，狼狽可憐。臣體受傷過重，只恐性命不保，伏乞陛下作主。」遂向袖中取了折章，遞與內侍呈覽。帝賜平身，隨將奏本一看。只見寫道：臣嚴嵩稽首頓首，謹泣奏，為擅毆大臣，目無國憲，乞恩正法，以警將來事：竊臣原以不檢，誤傾青宮御茗，打碎御用茗盞，例應即死。仰蒙陛下殊恩，格外寬容，罰臣賠償銀一千兩，並發臣到雲南充軍三載。緣以庶務紛繁，需臣協辦，復蒙特典，發臣就近到雲南司衙門過堂應點。

此陛下格外殊恩，亦不得已從權之事也。臣感激之外，遵即前往該司衙門聽點。孰料該主事海瑞，欲圖殺臣。無端發怒，喝令狼僕虎差，將臣扯下重打。復又自提大板，盡力行杖。致臣雙腿幾無完膚，旋即暈去。該主事復令狼僕，將臣拖出。幸有家奴拾回灌救，逾時始得甦醒。忖思臣雖獲咎，叨蒙陛下格外施恩。今海瑞則不容於臣，是抗陛下也。況臣承恩，位備台輔，而海瑞竟敢以一介部屬微員，擅杖宰相，不獨無法，仰且輕藐聖旨。有此悖逆，勢難稍寬，以致將來效尤。伏乞陛下，飭著廷尉立即將該主事鎖拿嚴究，早正國法，則警將來效尤者。臣等不勝幸甚之至。

謹據實以聞。

帝覽畢，不覺龍顏大怒道：「何物海瑞，擅敢動打大臣，這還了得！」立即傳旨，令御林軍五名，前往鎖拿海瑞當殿問話。

御林官軍領了聖旨，飛奔前去，不一刻已將海瑞拿到，俯伏金階。天子大怒，罵道：「嚴相國偶因小有過失，朕著發在你的衙門過堂三朝。因甚你卻這樣目無法紀，無端毒打大臣！」

你知罪否？」海瑞叩頭道：「臣該萬死，乞陛下容臣一言，死亦瞑目。」帝道：「你尚有何說？」

海瑞奏道：「嚴嵩藐視青宮，致奉旨發臣司過堂應卯，此乃陛下曠古未有之恩施也。乃嵩不遵聖旨，仍恃祿位。到臣衙門，猶擺列儀從。及至公堂，勒要臣接，此際只得公堂迎接。

而嵩即占臣公案，危肆威權，如比問官。此法堂，乃陛下特以肅規矩的。臣雖微員，亦為陛下之所特設以執法也。嵩則自恃威權，不遵聖旨。臣乃食陛下之祿，為陛下執法，是以臣不忍枉法，寧甘擅杖大臣之罪，於是執杖親毆，果然有的。但嵩位極人臣，猶敢肆其威福，則與欺君罔上幾希？臣實如此，惟陛下察之。」嚴嵩在旁急奏道：「陛下猶有格外之恩，你則不能遵耶？」帝聽罷，不覺顏色皆變，喝令御林軍把海瑞綁縛，推到西郊地，午時處決。左右一聲答應，把海瑞五花大綁起來，帝叱推出。海瑞亦不再言，面笑出之。

剛到午門，恰好遇了馮保。馮保一見，嚇的魂不附體，上前細問原由。海瑞具以直告。馮保道：「恩公且自寬心，待我進宮啟知娘娘與殿下，必然有救的。」海瑞道：「多有不能夠了。」

煩公公善為我辭，說海瑞叨沐殊恩，今生不能相報，統俟來世罷。」說罷，急趨而去。

馮保如飛的跑到昭陽正院，來見了張后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」張后忙問何故？馮保便將前事說明。張后大驚道：「如此怎處？可速請殿下來商議。」馮保點頭，飛也似的跑到青宮，且不細說原故，稱說：「奉娘娘懿旨，請爺立即到宮中，現有緊要密事相商。」太子聽得這話，也急來到宮中。只見張后兩淚紛紛，不知如何，未免吃了一驚，急問所以之由。娘娘便把海瑞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說了一遍。太子道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難道看著恩人被殺麼？馮保，你可有什麼計策？快說來好去搭救恩人呢！」馮保道：「沒有甚計策。況且時間促迫，縱然保奏也遲了。莫若太子親到法場，對那監斬官說了，且將恩人帶回候旨。待等皇爺怒氣少息，然後再去說，或者可以赦免，不然竟無別策矣。」太子稱善，隨即拜別了母后，乘著快馬，與馮保望著法場而來。

再說海瑞被綁到法場中，自料再無生活之理，因舉首向天祝告道：「蒼天呀，蒼天！想我海瑞，平日務以除暴安良是念。

昨見奸賊嚴嵩，不合將他責打，觸怒皇上，致奉聖旨斬決，刻不容緩。但願瑞死之後，上蒼默佑，早除奸佞，俾得國家安樂，廊廟清寧。瑞在九泉，亦復何憾！」祝罷坐於石墩之上，專待行刑。

少頃，就有三五位同僚部員，前來祭奠。海瑞一一稱謝，並無一句怨言，眾皆稱贊。未幾，只見四名擺手擁著一位官員來到，不是別人，就是嚴嵩門生姓張名聰，現充兵部郎中，乃是奉旨監斬而來。當下到了法場下馬，就在亭子內坐著，問左右是什麼時候？左右答以巳初。張聰道：「天色尚早，你們可小心看守了，待等時候到了，立請催斬官來處決就是。」轉身進公廳後邊去了。

再說太子與馮保二騎趕到法場，一直闖到裡面方才下馬。

那些押解的官兵，那裡認得是青宮太子？又見他二人來得這般兇猛，忙喝道：「是甚的人，敢闖法場重地？還不去！在這裡想是要死麼？」馮保叱道：「何物官軍，大膽！敢是瞎了你們的狗眼，認不得青宮，亦該認得咱老馮呢！」官軍聽了這話，吃了一驚，各人急急跪在地下叩頭不迭，說道：「有眼如瞎，死罪，死罪！」太子叱令起來，問道：「何人監斬？」官軍以張聰對。馮保道：「大膽的官員，殿下到此，卻不來接駕，這還了得！」

那張聰在裡面聽得喧嚷，急急出來觀看。那些官軍見了，指著說道：「這就是監斬官了。」張聰猶不知備細，還在那裡作威作勢的道：「甚麼人在此絮叨，與我拿下去見太師！」那些官軍帶笑說道：「老爺，你道這二位是甚麼人？」張聰道：「莫非是那死囚的親人嗎？與我一並拿下去打！」官軍們說道：「只怕老爺不敢，這就是青宮殿下呢！」張聰聽了，嚇得渾身發抖，忙俯伏於地下，不住的叩頭請罪。馮保叱道：「起來，慢慢的再與你等人算賬。我且問你，海老爺現在哪裡？」張聰道：「海瑞在那邊石墩上，聽候行刑。」太子道：「快些放了，來見孤。」張聰不敢怠慢，急急走到石墩上，親把海瑞的索子鬆了，說道：「海老先生，你的救星到了，快些前往相見。」海瑞道：「怎麼說？」張聰道：「你休細問，前去便知。」領著海瑞到廳上。

太子一見，不覺竟流下淚來，叫了一聲：「海恩人！」海瑞見了太子，跪將下去，不禁流淚說道：「臣有何好處，敢蒙殿下龍駕到此？臣死不安矣。」太子親自扶起，命張聰取座位過來。海瑞道：「不可，此是法地，臣乃待刑之人。太子到此，已為越禮矣，可與臣對坐的麼？今臣得見太子一面，死亦瞑目於九泉。情願殿下善事聖上，惟仁慈孝友是務，則天下幸甚矣。

餘無所請，請駕回宮。臣即當受戮矣。」說罷痛哭起來。太子亦流涕道：「恩人且當放心，孤當面見父皇，保公不死。」

說話猶未畢，人報催斬官到了，太子便問是誰？左右答道：「是嚴太師之子嚴給事。」原來嚴世蕃此時已為兵部給事兼刑部郎中了，所以著他為催斬官。當時太子道：「宣來見孤！」左右領旨迎將出來，恰好嚴世蕃已下了馬，將要進廳的光景。官軍道：「殿下千歲有旨，著催斬官進見。」

嚴世蕃聽得「殿下」兩字，心中暗付道：「又遇著了他在此，包管這廝是殺不成的，深為恨事。」只得上廳來見，說道：「臣嚴世蕃見駕，願殿下千歲！」太子道：「平身。」世蕃起來，侍立於側。太子故意問道：「尊官高姓？」世蕃道：「郎中姓嚴，名世蕃，乃嚴嵩之子。」太子道：「原來就是相國公子，到此何干？」世蕃道：「臣奉聖旨，前來催斬海瑞。」太子道：「海卿乃是忠良之士，不幸為你父所害。孤家今親來保他。你且回朝，待孤見了父皇，與你繳旨就是。」世蕃哪肯依從，便道：「殿下令旨，臣敢不遵？但海瑞一犯，乃是奉旨處決，立等繳旨的，臣不敢枉法。」太子怒道：「怎麼說是枉法？馮保，與孤趕了出去。」馮保便走來喝道：「不知死活的奸賊，在太子爺面前混言亂語得麼？還不快滾出！」罵得世蕃唯唯應命，不敢出聲，無奈且與張聰退出廳外，無計可施，又不敢行刑，只得聽候而已。

太子對海瑞道：「恩人且在此少候，待孤進宮見了皇上，好歹討個情來，只要不死就是。」即吩咐馮保在此陪伴著海瑞，自己領張聰與嚴世蕃三人，來到朝門下馬。太子吩咐二人在此候旨，遂親自進宮而來。

恰好帝午睡未醒，張后此際亦在宮中，見了太子回來，急問道：「我兒，海恩人不知如何了？」太子道：「海恩人今在法場，兒已令馮保在彼作伴，特領著監斬官張聰、催斬官嚴世蕃前來候旨。母后有何妙計，可以救得恩人性命？」張后道：「我亦思之再三。只是皇上未醒，若是醒時，你我母子二人切實哀懇，或者帝怒稍解，則海恩人有救矣。」太子道：「倘若父皇不准，又如之何哉？」張后道：「我有言語，可以料得著的，亦諒皇上可以恩准。」

母子說話之間，宮娥來稟皇爺醒了，張后便與太子急忙趨近龍榻問安。帝見了太子，便問道：「我兒不在青宮習讀，來此何干？」太子跪在榻前奏道：「臣兒有不揣之言，故來冒奏陛下的。」這一奏，有分教：受恩深時還恩倍，方是人間大丈夫。

畢竟太子所奏何言，皇上准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